

鲁迅全集（第十四卷）

一九三六年

360105^① 致曹靖华

汝珍兄：

一月一日信收到。《城与年》说明，早收到了，但同时所寄的信一封，却没有，恐已失落。黄米已收到，谢谢；陈君^{〔1〕}函约于八日上午再访我，拟与一谈。

北方学校事，此地毫无所知，总之不会平静，其实无论迁到那里，也决不会平安。我看外交不久就要没有问题，于是同心协力，整顿学风，学生又要吃苦了。此外，则后来之事，殊不可知，只能临时再定办法。

新月博士^{〔2〕}常发谬论，都和官僚一鼻孔出气，南方已无人信之。

《译文》恐怕不能复刊。倘是少年读物^{〔3〕}，我看是可以设法出版的，译成之后，望寄下。

上海今年过年，很静，大不如去年，内地穷了，洋人无血可吸，似乎也不甚兴高采烈。我们如常，勿念。我仍打杂，合计每年译作，近三四年几乎倍于先前，而有些英雄反说我不写文章，真令人觉得奇怪。

它嫂已有信来，到了那边了。我们正在为它兄印一译述文字的集子，第一本约三十万字，正在校对，夏初可成。前（去年）寄《文学百科辞典》两本，不知已到否？

专此布复，即请
春安。

弟豫 上 一月五夜

* * *

〔1〕 陈君 指陈蜕，原名邹素寒（1909—1959），又名邹鲁风，辽宁辽阳人。当时以北平学联代表的身份，化名陈蜕，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的筹备工作，经曹靖华介绍认识鲁迅。

〔2〕 新月博士 指胡适。他于1927年得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学位。

〔3〕 指尚佩秋、曹靖华合译的《远方》，中篇小说，苏联盖达尔（1904—1941）著，叶尔穆拉耶夫绘图，后载《译文》新一卷第一期（1936年3月）。

360105^② 致胡 风 ^{〔1〕}

有一件很麻烦的事情拜托你。即关于茅的下列诸事，给以答案：

一、其地位，

二、其作风，作风（Style）和形式（Form）与别的作家之区别。

三、影响——对于青年作家之影响，布尔乔亚^{〔2〕}作家对于他的态度。

这些只要材料的记述，不必做成论文，也不必修饰文字；

这大约是做英译本《子夜》^[3]的序文用的，他们要我写，我一向不留心此道，如何能成，又不好推托，所以只好转托你写，务乞拨冗一做，自然最好是长一点，而且快一点。

如须买集材料，望暂一垫，俟后赔偿损失。专此布达，即颂
春祺。

隼 上 一月五夜

附上“补白”两则^[4]，可用否？乞酌。 又及

* * *

[1]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。

[2] 布尔乔亚 法文 bourgeoisie(资产阶级)的音译。

[3] 英译本《子夜》 当时史沫特莱请人将《子夜》译成英文，拟寄往美国出版，后因抗日战争爆发，未成。

[4] “补白”两则 指《文人比较学》和《大小奇迹》，后收入《且介亭杂文末编》。

360107 致徐懋庸

请转

徐先生：元旦信早收到。《海燕》^[1]未闻消息，不知如何了。

文章^[2]写了一点，今寄上，并无好意思，或者不如登在《每周文学》^[3]上，《现实文艺》^[4]还是不登这篇罢。

年底编旧杂文，^[5]重读野容，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^[6]，真

有些“百感交集”。

来信中所说的那位友人,虽是好意,但误解的。我并非拳师,自己留下秘诀,一想到,总是说出来,有什么“不肯”;至于“少写文章”,也并不确,我近三年的译作,比以前要多一倍以上,丝毫没有懒下去。所以他的苦闷,是由幻想而来的,不是好事情。

此复,即请

春安

豫 上 一月七日

*

*

*

〔1〕《海燕》文学月刊,1936年1月在上海创刊,署史青文编辑,第二号改署耳耶编辑,仅出两期即被国民党禁止。

〔2〕指《论新文字》,后收入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

〔3〕《每周文学》《时事新报》副刊之一,1935年9月15日创刊,王淑明、徐懋庸等编辑。

〔4〕《现实文艺》后未出版。

〔5〕旧杂文指《花边文学》、《且介亭杂文》、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

〔6〕野容、田汉的两篇化名文章 参看 350207 信及其有关注。野容,即廖沫沙。

360108^① 致黄 源

河清先生:

来信并戈君赠书^[1]，已收到。

神经痛已渐好，再有两天，大约就可以全好了。

《死魂灵》校正交出后，已将稿子弃去，所以现在无可再抄，只得拉倒。

专此布复，即请
著祺

迅 上 一月八日

※

※

※

[1] 戈君 指戈宝权(1913—2000)，江苏东台人，翻译家。

当时在莫斯科任天津《大公报》驻苏记者。“赠书”指《果戈理画传》，苏联尼古拉耶夫作，1934年列宁格勒市作家协会出版部出版。

360108^② 致沈雁冰

明甫先生：

七日信已收到。我病已渐好，大约再有两三天，就可以全好了。那一天，面色恐怕真也特别青苍，因为单是神经痛还不妨，只要静坐就好，而我外加了咳嗽，以致颇痛苦，但今天已经咳嗽很少了。当初我以为 S^[1] 与姚^[2] 是很熟，那天才知道不然，但不约他也好，我看他年纪青，又爱谈论，交际也广泛的。

《社会日报》第三版^[3]，粗粗一看，好像有许多杂牌人马投稿，对于某一个人，毁誉并不一致，而其实则有统系。我已

连看了两个月，未曾发见过对于周扬之流的一句坏话，大约总有“社会关系”的。至于攻击《文学》及其关系人，则是向来一贯的政策，甚至于想利用了《译文》的停刊来中伤，不过我们的傅公东华，可真也不挣气。

近几期的 China Today^{〔4〕}上，又在登《阿 Q 正传》了，是一个在那边做教员的中国人新译的，我想永远是炒阿 Q 的冷饭，也颇无聊，不如选些未曾介绍过的作者的新作品，由那边译载。此事希便中与 S 一商量，倘她以为可以，并将寄书去的地址开下，我可以托书店直接寄去，——但那时候并望你选一些。

此布，即请
撰安。

树 顿首 一月八日

* * *

〔1〕 S 指史沫特莱。

〔2〕 姚 指姚克。

〔3〕 《社会日报》 参看 351029 信^②〔3〕。它的第三版为《十字街头》，辟有“艺坛情报”、“艺人赋事”专栏。当时该版曾连续发表《鲁迅与文学失和》（1935 年 11 月 29 日）、《文学起内哄》（12 月 16 日）、《译文于焉停刊》（12 月 26 日）等文，后文曾说：“茅盾……和傅东华商量”，“设法破坏《译文》”。

〔4〕 China Today 《现代中国》，英文月刊，美国的中国人民之友协会主办，1934 年 1 月创刊于纽约，1936 年 10 月停刊。该刊于 1935 年 11 月号到 1936 年 1 月号，曾连载王际真翻译的《阿 Q 正传》。

360108^③ 致母 亲

母亲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一月四日来信，前日收到了。孩子的照相，还是去年十二月廿三寄出的，竟还未到，可谓迟慢。不知现在已到否，殊念。

酱鸡及卤瓜等一大箱，今日收到，当分一份出来，明日送与老三去。

海婴是够活泼的了，他在家每天总要闯一两场祸，阴历年底，幼稚园要放两礼拜假，家里的人都在发愁。但有时是肯听话，也讲道理的，所以近一年来，不但不挨打，也不大挨骂了。他只怕男一个人，但又说，男打起来，声音虽然响，却不痛的。

上海只下过极小的雪，并不比去年冷，寓里却已经生了火炉了。海婴胖了许多，比去年夏天又长了一寸光景。男及害马亦均好，请勿念。

紫佩生日，当由男从上海送礼去，家里可以不必管了。

专此布达，恭请

金安。

男树 叩上 广平及海婴同叩 一月八日

360114 致萧 军

刘军兄：

曹^{〔1〕}有信来，今转上。

你的旧诗比新诗好，但有些地方有名士气。

我在编集去年的杂感^{〔2〕}，想出版。

我们想在旧历年内，邀些人吃一回饭。一俟计画布置妥帖，当通知也。

专此布达，并贺

年禧。

豫 上 一月十四日

太太均此请安。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曹 指曹聚仁。

〔2〕 指《且介亭杂文二集》。

360117 致沈雁冰

明甫先生：

十六日信顷收到。我的病已经好了。

关于材料^{〔1〕}，已与谷说妥，本月底可以写起。

闻最近《读书生活》上有立波大作^{〔2〕}，言苏汶先生与语堂先生皆态度甚好云。《时事新报》一月一日之《青光》上，有何家槐作，亦大拉拢语堂。^{〔3〕}似这边有一部分人，颇有一种新的梦想。

校印之书^{〔4〕}，至今还不到二百面，然则全部排毕，当需半年，便中乞与雪先生^{〔5〕}一商，过年后倘能稍快，最好。

从下星期一起，敝少爷之幼稚园放假两星期，全家已在发

愁矣。

专此布达,并颂
年禧。

树 上 一月十七夜

近得转寄来之南京中央狱一邮片^[6],甚怪,似有人谓我已转变,并劝此人(署名寿昌)转变,此人因要我明说,我究竟有何“新花样”。

※

※

※

[1] 材料 参看 360105 信^②

[2] 立波大作 周立波(1908—1979),原名周绍仪,湖南益阳人,作家,“左联”成员。他在《读书生活》第三卷第五期(1936年1月)发表的《一九三五年中国文坛的回顾》中说:“林语堂先生在《宇宙风》出版的时候,曾经宣告改变了作风。作风确也变了些,然而,由闲逸的幽默变为任性的情趣,相差还是不多的。以林先生的能力,实在应当替受难的中华民族多做点事。”又说:“《星火》上还有苏汶先生的委婉的理论。苏汶先生的态度是比较好的。”

[3] 何家槐作 何家槐,参看 360424 信^① 这里指他所作《恭贺文化界的“新年”》。该文说,“最近在救国运动中成立了一个上海文化界救国协会”是“很有意义的事情”;“爱说‘幽默’的林语堂,也非常愤愤于现今的‘无脊梁外交’,说他家里的‘老妈子亦能为之’。可见,凡是不愿当亡国奴的作家,学者,名流,知识分子,实业家,这次大联合是没有一个人会不同情的。”

[4] 指《海上述林》上卷。

[5] 雪先生 指章锡琛。当时兼任美成印刷所经理。

〔6〕 南京中央狱邮片 即1月5日寄自南京中央军监的署名寿昌的明信片。受函者及其地址均被涂没，转寄者不可考。信中说：“前请表兄代转一信与卢君（按指鲁迅），计已达到。兹接双林来信，言彼曾收到卢氏短函数通，但觉‘藏头露尾’，语意含糊，一若彼处有什么新鲜事件发生者。此事如与弟无关则已，倘少涉及我时，却又是一桩麻烦事。话虽如此，我对此事倒极感兴趣。惟内中细情不甚明了，未便深猜妄断，故敢再烦表兄传达卢君：倘若他那里最近有什么事体发生，无论事之轻重大小，凡涉及我的部分，一任卢君详度情形，全权处理，弟无不欣然受命……”

360118 致王冶秋

冶秋兄：

十三日信收到。副刊^{〔1〕}有限制，又须有意义，这戏法极不容易变，我怕不能投稿。近几年来，在这里也玩着带了锁链的跳舞，连自己也觉得无聊，今年虽已大有“保护正当舆论”之意，但我倒想不写批评了，或者休息，或者写别的东西。

农^{〔2〕}在沪见过，那时北行与否尚未定，现在才知道他家眷尚未南行。他暂时静静也好，但也未必就这样过下去，因为现在的时候，就并不是能这样过下去的时候。

《故事新编》今天才校完，印成总得在“夏历”明年了。成后当寄上。内容颇有些油滑，并不佳。

此复，即颂

年禧。

树 上 一月十八日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副刊 据收信人回忆，指天津《商报》副刊。

〔2〕 农 指台静农。

360121^① 致曹靖华

汝珍兄：

十四日信已到。和《城与年》同时所发之信，后来也收到了。小说两种^{〔1〕}，已并我译之《死魂灵》，于前日一并寄上，不知收到否？小说写得不坏，而售卖不易，但出版以后，千部已将售尽，也算快的。

木刻那边并无新的寄来，寄纸去则被没收，且因经济关系，只能暂停印行。从去年冬起，数人集资为它兄印译著，第一本约三十万字（皆论文），由我任编校，拟于三月初排完，故也颇忙。此本如发卖顺利，则印第二本，算是完毕。

此地已安静，大家准备过年，究竟还是爱阴历。我们因不赊帐，所以倒不窘急，只须买一批食物，因须至四日才开市也。报章在阳历正月已停过四天，现又要停四天，只要有得停，就谁都愿意。

我们都好的，可释念。三兄力劝我游历^{〔2〕}，但我未允，因此后甚觉为难，而家眷（母）生计，亦不能不管也。

专此布达，并颂
年禧。

弟豫 顿首 一月廿一夜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指《八月的乡村》和《生死场》。

〔2〕 游历 指去莫斯科。

360121^② 致母亲

母亲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一月十三日信，早收到。海婴已放假，在家里玩，这一两天，还不算大闹。但他考了一个第一，好像小孩子也要摆阔，竟说来说去，附上一笺，上半是他自己写的，也说着这件事，今附上。他大约已认识了二百字，曾对男说，你如果字写不出来了，只要问我就是。

丈量家屋^{〔1〕}的事，大约不过要一些钱而已，已函托紫佩了。

上海这几天颇冷，大有过年景象，这里也还是阴历十二月底像过年。寓中只买一点食物，大家吃吃。男及害马与海婴均好，请勿念。

善先^{〔2〕}很会写了，但男所记得的，却还是一个小孩子。他的回信，稍暇再写。专此布达，恭请
金安。

男树 叩上 一月二十一日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丈量家屋 当时北平警察局曾去西三条胡同鲁迅家丈量住房面积。

〔2〕 善先 即阮善先。参看 360215 信注〔1〕

360122^① 致孟十还

十还先生：

来信收到。《死魂灵》译本和图解不同之处，只将“邮政局长”改正，这是我译错的，其余二处，德译如此，仍照旧，只在图序上略说明。

《魏》^{〔1〕}上的两个名字，德译作 Seminarist（研究生或师范生）和 Schüler（学生〔非大学生〕^{〔2〕}），日译作神学生（Bogosrov 的时候，则译作“神学科生”）和寄宿生。我们无从知道那时的神学校的组织，所以也无从断定究竟怎样译才对。

不过据德译及先生所示辞书的解释推想起来，神学校的学生大约都是公费的，而 Bursak 是低年级（所以德译但笼统谓之生徒），Seminarist 却是高等班，已能自己研究，也许还教教低年级生。不过这只是我的推想，不能用作注解。

我想：译名也只好如德文的含糊，译作“学生”和“研究生”罢（但读者也能知道研究生比学生高级）。此颂
年禧。

豫 顿首 一月廿二夜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《魏》 中篇小说，果戈理著。收入《密尔格拉德》。

〔2〕 括号内的括号是原有的。

360122^② 致胡 风 ^[1]

又要过年了，日报又休息，邮局大约也要休息，这封信恐怕未必一两天就到，但是，事情紧急，写了寄出罢。

虽说“事情紧急”，然而也是夸大之辞。第一是催你快点给我前几天请愿^[2]的材料之类集一下，愈快愈好；第二，是劝你以后不要在大街上赛跑；第三是通知你：据南京盛传，我已经转变了^[3]。

第四，是前天得周文信，他对于删文事件^[4]，似乎气得要命，大有破釜沉舟，干它一下之概。我对于他的办法，大有异议。他说信最好由良友之汪转寄，而汪公^[5]何名，我亦不知，如何能转。所以我想最好于明年小饭店开张时，由你为磨心，定一地点和日期，通知我们，大家谈一谈，似乎比简单的写信好。此事已曾面托悄吟太太转告，但现在闲坐无事，所以再写一遍。也因心血来潮，觉得周文反会中计之故也。专此布达，并请
俚安。

树 顿首 夏历十二月二十八日 一月二十二日

*

*

*

[1] 此信称呼被收信人裁去。

[2] 请愿 指上海学生声援北平学生一二·九运动的请愿。

参看 351221^③信及其注[2]。

〔3〕 南京盛传转变 参看 360117 信及其注〔6〕。

〔4〕 删文事件 周文在《文学》月刊第五卷第六期(1935 年 12 月)发表的短篇小说《山坡上》，曾被《文学》编辑傅东华所删。周文为此抗议的信，载《文学》第六卷第一期(1936 年 1 月)。

〔5〕 汪公 即汪 (1912—1991)，安徽合肥人。“左联”成员，当时任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的美术编辑。

360201^① 致宋 琳 [1]

紫佩兄：

日前得家信，始知今年为 兄五十大寿，殊出意外，初以为当与我相差十多年也。极欲略备微物，聊申祝意，而南北道远，邮寄不便，且亦未必恰恰合用。今由商务印书馆汇奉十元，乞 兄取出，临时随意自办酒果，以助庆祝之热闹。我以环境，未能北归，遥念旧游之地与多年之友，时觉怅怅。藉此稍达鄙忱，亦万不得已之举，务乞勿却为幸。

专此布达，并颂

春禧

树 顿首 二月一日

※

※

※

〔1〕 宋琳(1887—1952) 字子佩，又作紫佩，浙江绍兴人。

鲁迅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任教时的学生，辛亥革命后在京师图书馆分馆任职。鲁迅离京后，曾托他料理北京的家务。

360201^② 致母亲

母亲大人膝下，敬稟者，一月二十七日来信，昨已收到。关于房屋，已函托紫佩了，但至今未有回信，不知何故。昨天寄去十元，算是做他五十岁的寿礼，男出外的時候多，事情都不大清楚了，先前还以为紫佩不过四十上下呢。就是善先，在心目中总只记得他是一个十一二岁的小孩子，像七年前男回家时所见的样子，然而已经十八岁了，这真无怪男的头发要花白了。一切朋友和同学，孩子都已二十岁上下，海婴每一看见，知道他是男的朋友的儿子，便奇怪的问道：他为什么会这样大呢？

今天寄出书三本，是送与善先的，收到后请转交。但不知邮寄书籍，是由邮差送到，还〔是〕须自己去取，有无不便之处，请便中示知。倘有不便，当另设法。

上海并不甚冷，只下过一回微雪，当夜消化了，现已正月底，大约不会再下。男及害马均好，海婴亦好，整日在家里闯祸，不是嚷吵，就是敲破东西，幸而再一礼拜，幼稚园也要开学了，要不然，真是不得了。

专此布达，恭请

金安。

男树 叩上 广平海婴同叩 二月一日